

聲說

聲說上卷目錄

弟一部陽

強宕慶葬皀擴廣

弟二部東

曈孔囪冂弄崧嵩容虹峕庸𩫖龍

弟三部冬

終隆夅躳芎穹戎茸宋

弟四部烝

𢍏𨑫胼螣熊䧹、鷹、䳧、曾雄乃卣

抍弓凝黽徵

弟五部 青 舊標耕

冥 刑荆 倩 猜 耿 嬴嬴 平 程 靜 奠

弟六部 真

怜 巽 賓 咽 夐 訇 甹 民昏 痕 孑 軸 津

身 穿 鄩

弟七部 文 舊標諄

蠢 夔 昏 匒 嚚 肩 敦 抒 斤 折 飧 焚

𦋚 鯀 諄 玟 坤

弟八部 元

緜 釆番粦 璊 肙 丱 菀 怨 睘 幵 衮 鳶

㒵睆憲怛䡈曼髡軏縣虘虔㡀

儺單觶還容媻

弟九部侵

凡風鳳染軓貣寑[illegible]矜[illegible]曑彡

斂厭帖𠬝壬凭从嵒碞龕頷頷顉戡

弟十部談

竷夋敢猒甛監詹泛忝陜

聲說上卷　　畢文時庸勸學

第一部　陽

強　說文蚚也从虫弘聲徐鍇曰弘與強聲不相近秦刻石文从口𧈧从䖵文𧓮省巨良切漢時無反切之學許書但用聲讀此巨良切乃大徐采用孫愐唐韵故其切音往往與聲讀不符然亦有聲讀誤而切音得其正者亦不可概廢今發乙於此後遇切音皆孫徐之音莫誤例許氏也　按徐說是也若从弘聲則別作一字入蒸韻

宕　說文過也一曰洞屋从宀碭省聲　按當正訓洞屋宀象洞屋以后為之猶今川滇之硐役周宕州汝南宕鄉嶺南宕昌集韵采石工謂宕戶皆此義又通盪過也今列孤文

慶　說文行賀人也从心从夊夊行也吉禮以鹿皮為贄从鹿

省、會意。此等說解、傳會迂曲。殊古人制字、未必如此。檢字典、慶字古文作慶惡二形、反覆案之。始悟慶字、當从庚聲。庚古作𢀛。惡乃悉之譌。其不从夂者、亦猶愛作㤅、憂作𢝊也。悉惪也、故从心。愛行皃、故从夂、而旡則聲也。𢝊愁也、故从心。憂和之行也、故从夂、而頁（同首）則聲也。準此以觀慶字。慮休也、（高郵王氏曰休喜也）故从心。慶行賀也、故从夂、而庚則聲也。庚古音岡、故慶古音羌。庚今音耕、故慶今音磬。各从其類如此。知慮慶當分二字。庳變爲𢉖、形之誤也。而許氏遂傳會鹿皮之說。歟字典古文、不知所收何書。必非無據、俟再考之。

葬　王菉友曰、葬說文作[illegible]、三體石經作[illegible]、此[illegible]甚好、上艸覆字、非竹下艸薦字、非[illegible]从厂歹聲、故曰葬者藏也　據此附爿聲末、

皀　說文、穀之馨香也、或說一粒也、又讀若香、皮及切　段注、又字上無所承、疑有奪文、鳥部鵖字从皀聲、爾雅音義、彼及反、郭房汲反、字林方立反、則皀有在七部侵緝一音、當云讀若某、在又讀若香之上、今奪、苗氏曰、以香說皀同聲爲訓、不得更有他讀、食鵖當作卿鄉、小徐韻部不清、皆爲顏氏家訓所惑、顏說辨緝部皀字下　段苗二說、段較長、今雙收皀聲於陽緝兩部、以鵖字系緝部皀下。

擴　廣聲音廓初𦾔此字當作擴、與拓同、後得陽魚同入之理、知由陽轉藥。如掠字京聲讀略、亦猶是也。武養齋爲余言、晉省蒲解等處、讀量如掠。讀牆如鵲。皆陽轉魚入之證。擴字亦然。

賡　說文以爲古文續、　按賡从貝、庚聲、自當收陽部。爾雅賡颺續也、賡與續同義。非同形聲也。想許君因此誤收。今移系庚下。

第二部 東

畽 說文禽獸所踐處也、詩曰町畽鹿場、从田童聲、土短切、按聲與切不符。初疑此字當讀若統。後見毛公鼎文、雖⿰𤔔田先王命、諸家釋纘、⿰𤔔田从𤔔聲、與贊聲近、故假借作纘。其本義當即畽之古文。後人刪去𤔔聲、變東爲童、又移田於左、而仍讀从𤔔之古音。遂致參錯不合、⿰𤔔田宋人舊釋畽。想當時必有師承。許印林駁之、意謂與鼎文上下不貫耳、若作假借、則不必更泥本義矣。 此字當改入元部、而存其迹於東。 又說文足部、躖踐處也、从足斷省聲、徒管切、音義與畽同。疑亦畽之重文。

孔　說文通也从乙从子云云、康董切　聲在東韻、而乳吼玌俱讀侯韻、如鄹蕀叢軵翑、皆東侯相通之字。此外如講之从冓也。銗之从后也、鯫之从聚也。䅊之从音也、蕫之从共也。酗之从凶也。常棣以戎韻侮也。瞻卬以鞏韻後也。皆東侯同入相通之證也。諸家殊少解說、茲略爲辨證於此。其餘可以類推。　又按東侯相通者、除酗蕫二字、聲母無隸東部者。疑孔字古音亦隸侯部。因說文無孔聲字、故祗收東部孤文。

囪　說文古窗字、曾下云从八从曰囪聲、　按囪囪一字、而曾字實不从囪、攷彝器文皆作[illegible]、故从囪聲者收東韻、

曾字則收烝韻、各立聲母、不必合也。

冃　說文重覆也、从冂一、讀若艸苺苺、莫保切、　按此字、姚苗均謂當讀莫紅切。冡字由此得聲。蓋一覆爲冂。再覆爲冃。三覆爲曰。三字形聲展轉相生。皆取冡覆之義。故由冃得聲者苗氏聲訂、皆隷東部。徐音莫保切者、東幽之通也。朱氏定聲以冡爲豩省聲、謬甚。

弄　說文从𠬞持玉　按當作𠬞亦聲。此與舂字、許說會意、今从苗氏竝作廾聲。

崧嵩　說文二字俱無、大徐新附有嵩字、云中岳嵩高山也、从山从高、亦从松、　按嵩字最爲淺俚。詩崧高維嶽。爾雅山

大而高崧。漢人因造从山从高之字、而讀如崧。說文無崧字、當是偶遺。徐氏不能據補、而以後世之俗字附之。不知嵩高古名太室。漢名崇高。熹平四年、始改嵩高。則嵩字三代所無可見。今據經文補崧字、而以嵩字附其下。

容

說文盛也、从宀谷。　按古文作㝐、从宀公聲。公谷形近、谷即公之發文。實即公之古文。非山谷之谷。蓋彝器公字作凸台各形、無从厶者。背厶之說、本不足據。觀松之古文作㮤、頌之古文作額、可見。姚本分公容爲二。今併。

虹

說文螮蝀也、狀似蟲、从虫工聲。　按籀文从𤕫、𤕫古申字、即古電字。蓋以虹形色似電、故从申。其从虫者、蟲之省聲

也。後人去申加工、則工爲聲、而虫遂虛懸。許氏以似蟲說之、失古義矣。

㽥 古文邦从㞢田、 按㞢當是丰省、蓋邦丰俱从丰得聲。

庸 彝器作[illegible]、故說文不从用聲。

𩫖 說文用也、 積古齋䵼盤有此字、阮誤釋享、許印林攀古小廬今文說謂當是庸之古文。因許氏不列庸下、故收入孤文。

龍 說文童省聲、殊覺未安、但不得其說、姑仍之、

第三部　冬

終　說文絿絲也、从糸冬聲、古文作宍　按當作宍而後有冬。有冬而後有終。此造字之先後也、據此則宍盡也、窮也、極也。冬四時盡也、終絿絲也、義各不同。古彝器令終作霝宍。後人乃借終爲宍矣。今升宍爲聲母。而終下仍系古文、以存許氏之舊。後凡以古文作聲母者倣此

隆　說文豐大也、从生降聲。徐鍇曰、生而不已、益高大也、　按此字當从土不从生。爾雅釋山、宛中隆。疏山形中央蘊聚而高者名隆。玉篇、中央高也。皆以地形立義、與生字意甚違。許氏从生、蓋見省文或作隆、因分降之下半、合土作生、

又復加全降字作隆、小徐卽傅會生字之說、不知今文書隆、已完備無缺。何必加畫作隆乎。嘗見古寻文、有作墬者。當卽隆之古文。吳淸卿中丞釋降見古籀補

夅　此下姚苗俱收韄韇各字、今歸談部。

躬芎穹　躬當作躳、宮省聲。芎當作营、宮聲、穹卽窮、亦躳聲其从弓者、司馬相如等妄作也。桑柔 [illegible]空大谷、韓詩空作穹、薛君章句、穹谷深谷也、則穹卽窮、朱 [illegible] 定聲徑收穹於升部弓下、乃所引穹隆穹崇、則冬部疊韻。可見穹卽窮。非弓聲矣。西漢時弓字已誤入東部、今姑移系弓下。

戎　說文兵也、从戈 从甲、如融切、 字收冬韵、本無可疑、詩[illegible]

也無戎韵務、以修我戎韻祖父、江氏謂戎有汝義、遂有汝音、此音韵之變、非可以例求者、吳才老韵補云務古人讀作蒙敍當作雺以叶戎此說人頗非之實爲有見蓋務从矛聲在幽部幽與冬同入故務戎可以爲韵愚謂據左傳作侮據易古本作寇爲東侯相通之證今依孔氏分東冬爲二因參用吳說而前說遂廢　顨軒又謂戎讀若仍與朋韵不與務韵故集韵戎兼收烝其說亦可存參

茸

說文艸茸茸皃从艸聰省聲、而容切　段注茸之言莪、名南毛傳曰、襛猶戎戎也、韓詩何彼莪矣、左傳狐裘尨茸、卽詩狐裘蒙戎、今本作聰省聲、乃淺人所肊改、當作从艸耳

聲、此形聲之取雙聲不取疊韻者、王菉友曰、今本作聰省聲、此不知音者所改也、漢書司馬遷報任安書、茸以蠶室、文選作佴之蠶室、此茸从耳聲之明證、 按此等諧聲最爲無理。何不竟作聰、而必去悤留耳乎。苗先路以爲省聲者、省去悤字、殊屬妄解、段氏王氏以爲耳聲、是也。以爲雙聲、則非。蓋耳聲在之部。之之轉烝讀仍。仍乃聲、亦由之轉烝。陑而聲、亦由之轉烝。則茸、烝韻字也。烝與冬通、遂誤入鍾。如雄熊馮弓之類。孔巽軒曰、左傳狐裘蒙茸、詩作尨茸、尨集韵兼收烝韵、故常棣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朋戎爲韵、其說頗好、當據此改收茸於之部、耳下而互見于烝冬。

宋　說文居也、从宀从木、傳本系松下、似當作松省聲、愚謂亦可作木聲、如匊⿱艹束之類、然無確證、仍作孤文可也。

第四部 烝

灷 說文無此字、姚氏據玉篇補入聲母、今從之、王菉友曰、說文無灷字、朕栚皆在寑韵、倂在證韵、此三字爲一類。送从倂省聲、蘇弄切、今作送、此字自爲一類。勝謄賸幐騰滕黱塍皆从朕聲、仍與倂同類。[illegible]从朕聲、其正文[illegible]从灷聲、唐韵而隴切、與送一類。玉篇[illegible]子徇切、廣韻[illegible]子峻切、同爲一類。黱徒耐切、獨爲一類。然則灷字凡四聲也。按王氏此說剖析甚明、而不知實一聲也。在烝韵者、本聲也、在東侵之者、正通旁通也。讀子徇子峻者、音之變也。[illegible]唐韵讀而隴、自是不易。尙書[illegible]亦讀而隴、乃說文引作[illegible]、从毛隼

聲、與子徇子駿近矣。此其變之迹也。

遜 說文从辵孫省、蓋因籒文作遜耳。小篆省人、止可作孫聲。

說文無孫字、傳云孫字爲孫䑳諸字之聲毋。今由孫得聲者、皆收烝韵。獨此字鄭風與丰巷同用、蓋古人偶通、非本韵也。 按孫聲、自當以烝韵爲主。但孫字从𠬞、其原又出於東、東烝本相通也。 孫彝器作𠬞、不从火、

䑳 說文我也、从舟孫省聲、徐音丑稔切、 按字旣从舟、義當屬舟、訓我者、叚借耳。孫省聲、當作孫聲、丑稔切、當作丑拯切、烝韵字也。廣韵收寑、烝侵通也。今作朕、

螣 說文神蛇也、从虫朕聲、 按詩去其螟螣、當作蟦。古音螣

蟥相近、遂假借。然亦見烝之相通矣。他如徵之讀止、仍之从乃、鼐之音奴鄧切、皆是。

熊　說文、从能炎省聲、徐羽弓切、　苗氏曰、當作炎省聲、蓋炎谷形近致誤。段氏不知、誤收談韵炎字下、殊屬失考。顧氏左傳正義、引張叔皮論曰、賓爵下革、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鯀化爲熊。久血爲燐、積灰生蠅。王劭曰、古人讀熊于陵反、張叔用古音也。熊當改入烝韵。　此字聲究難定、今收入孤文。

雁　說文、鳥也、从佳瘖省聲、或从人、人亦聲、徐鍇曰、鷹隨人所指縱、故从人、籀文雁从鳥　王菉友曰、此字可疑者凡有

數黹。从疒之字多矣。何由定爲瘖。一可疑。字本从人、而說或从人、似篆體本不从人。而別有从人之字爲其重文也者。二可疑。朱氏據或从人之語增出不从人者殊覺多事且因瘖省聲收侵部尤謬卽一字从兩聲、則曰人與瘖省皆聲可矣。何必分之成騎牆之見。三可疑。形聲字亦有省者、从其義也。雁能鳴、不得謂之瘖。四可疑。竊謂雁字、當是从隹从疒从人、會意字也。疒蓋疾病字、而借爲疾速之意。鳥莫速於鷹、故从之也。其从人則如小徐說。石州曰、人與鷹古音判然不合。人亦聲三字、必非許語。苗氏曰、瘖人皆非聲、不得已改作鷙鳥也、从隹从疒、倂省聲、若不省當作𤸰、今徐本作鷹、既从隹復从鳥、故六

書精蘊亦以爲贅。　按萊友石州所見近是、特小徐說人字、尙有可疑。觀雁字亦从人、豈雁亦隨人所指縱耶。苗氏說从併省聲、此在雁字則可。若雁字則又何說。竊疑此字非形聲字不得强解。檢毛公鼎膺受大命作𤸰、借雁爲膺、不从广、亦不从人、特不審斤爲何物。今推爲聲母闕所疑以俟考。籀文从鳥、當是去隹从鳥作鷹。若从隹又从鳥、殊不成文。誠有如六書精蘊所譏者。

朋

說文古文鳳字、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按此說穿鑿不可從。今以此字專屬古文鳳、收侵部鳳下。別以拜爲古文朋。蓋古文朋與古文鳳、其形相近、許氏遂

溷爲一字。不知朋之古文作拜、象貫貝形。凡彝器十拜出
拜、易十朋之龜、詩錫我百朋、俱指貫貝說。引伸其義、作友
朋字。經注同類爲朋、言如羣貝之貫於一索也。詩曰及爾
如貫、亦取同僚相連屬之意。倗掤淜鵬等字、凡收烝韵者、
皆由拜得聲。與鳳之象鳥形者異。

鵬　說文亦以爲古文鳳字、今系朋下、以爲鯤鵬字。

曾　說文詞之舒也、从八从曰、囪聲、　姚苗因說解囪聲、遂與
囪合一部、按曾古彝器作會無从囪者、知非囪聲也。今專
列烝部。互詳東部囪字下

雄　說文从隹厷聲、徐音于陵切、　今誤收東韵、江氏標準辨

之詳矣

乃 說文曳詞之難也象气之出難、徐音奴亥切、 按長箋乃讀若仍故从乃得聲者、若扔訒杒艿、說文俱讀仍、集韵寧鄧切。可見从乃聲者、俱音如乘切、則乃字亦當讀仍矣。段氏收乃於之韵、收仍於烝韵、一聲遂致兩歧。今俱收烝韵。而附其聲於之韵之末。以存烝之相通之迹。

卤 說文驚聲也从乃省西聲籒文卤不省、或曰卤往也讀若仍、徐氏曰西非聲、未詳、音如乘切、 據此則卤亦當收烝韵。不但不从西聲亦且不从西字、西古作卥象鳥棲於巢上。囪其巢也、蓋烏鵲營巢、用木枝縱橫冓之。今卤字作卤

迺廼諸形並無弓棲其上。俗作迺廼皆非。

拼　說文上舉也、从手升聲、易曰拼馬壯吉、或从登作撜、鉉曰俗別作拯非、　按說文有拼無拯、段姚據明夷釋文引說文補拯字、又據淮南子補或文撜。今從之。段氏徑刪拼字、未免武斷。茲從姚氏作拯之或文、而仍系升聲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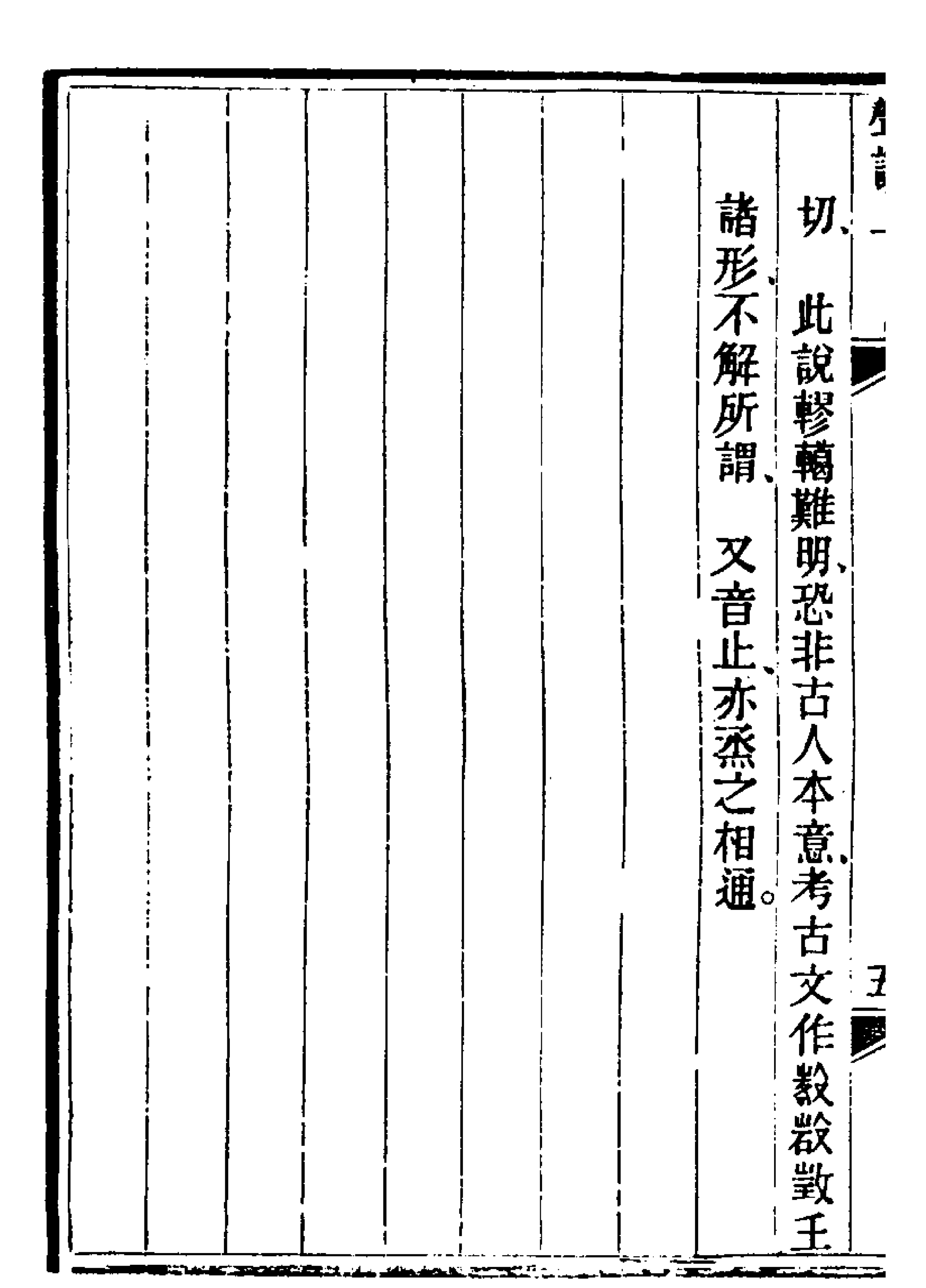
弓　說文以近窮遠、象形、　王菉友曰、段氏謂以窮說弓爲疊韻相訓語最惑人。漢世或然耳。古音弓在烝部。窮在東部。不爲分疏。貽誤後學。按字本孤文無諧聲字。漢人涵弓於東、改竆躳营等字俱从弓聲。而實非其聲也。姑移系之。

凝　俗冰字。冰本作仌。後人以冰代仌。遂別作凝字代冰。此王

覺九之說、

黽 說文黿黽也、从它象形、莫杏切、籀文作𪓕、 按此字說文無聲讀、徐音莫杏切、段氏據之收陽韵於烝韵蠅繩無由得聲。遂推蠅字爲聲母。不知徐之莫杏切、杏乃今之方音讀如幸。非古音讀如杭上聲也。則黽字正當讀莫拯切、音夢上聲。鄳鼆蠅繩譝澠各字、皆由此得聲。說文於虫部蠅字、訓蟲之大腹者、於糸部繩字則訓从糸蠅省聲、此等恐是徐氏改竄、非許氏原文。段氏精於說文、乃亦錮蔽至此 籀文𪓕、蓋亦象形、苗氏以爲𠬝聲非。

徵 說文召也、从微省壬爲徵、行於微而文達者、卽徵之陟陵



切、此說轇轕難明、恐非古人本意、考古文作𣪊𣪊𣪊壬

諸形、不解所謂、又音止、亦烝之相通。

第五部 青 舊標耕

冥 冥本从冂聲、音覓、在支部入聲、錫韵、今讀爲銘、青支同入於錫也。 鼏从冂聲、亦收於此姚系日聲非、

荆荆 說文刑剄也、从刀幵聲、戶經切、又荆罰辠也、从井从刀、易曰井法也井亦聲戶經切 王氏釋例曰、幵古賢切、小徐以爲幵但象物平、無音義也、彼蓋見从幵聲者、四分五裂故爲是遁詞耳、豈有無音義而成字者乎、妍訮汧研䴷等字爲一類、皆从古賢切得聲。筓𥐓羿豣枅等字爲一類皆收齊𩔰韵、形刑邢及幷筓得聲者共爲一類、收耕青先韵開字別有說。 按萊友此說甚好、但以一幵字而騎三

四韵、殊覺未安。且將並讀古賢切平。抑別有音切乎。不能
定也。攷說文荆作井亦聲、與刑當是一字誤分。且金部鈃
字、土部型字、俱从荆不从刑。古文荊字作𣏾、亦不从刑由
斯以推、則形刑亦不从幵可知也。惟笄字从幵聲實所不
解、幷今作并不从幵、似笄駢栟等字亦不从幵、如簪字本
作先、象簪笄之形、則笄字亦當作幵、象兩手扶笄之形。開
字从幵、則象兩手拔關之形。故開笄古同歸脂部。如此分
析、則收元韵者作幵。古賢切。收青韵者並从井。收脂韵者
並从幵。讀若笄。則三形三聲劃然矣。但無徵不信、何敢妄
改、今仍从舊文、分隸三部。而注明互見、以待參考。　又按、

幵古或作开、則凡古賢切者並作开、而讀若笄者並作幵、亦可、

倩 从青聲而讀倉見切、音之轉也。論語引詩、倩盼絢三字同用。青聲在耕、分聲在文、句聲在真、當以真文正通爲主。轉青聲以合之。不宜三字均轉入元韵也。詩有踐家室、韓詩作有靖家室、靖音轉踐、與倩正同。

猜 从青聲而讀倉才切、青與才甚遠。青之二部、古無通徑。疑必有誤。或是由青轉支、如冥䍥鄭躑之類。則讀倉才切者、亦若鞵厓柴乖買派之俱轉佳皆灰也。

耿 說文耳箸頰也、从耳烓省聲、杜林說耿光也、从光聖省、凡

字皆左形右聲、杜林非也、徐鍇曰、凡字多右形左聲、此說或後人所加、或傳寫之誤、古杳切、　王氏釋例曰、大徐謂从光聖省、承上耿光言之、耿訓光、故从光省、文王聖人也、故从聖省、此說與許君語例不同、且耿字豈獨爲文王作乎。韵會改爲从火、忘其爲杜林說也、段氏乃从之乎。凡字左形右聲、此句乃全不知六書人語、然就本字言之、則不誤、左形謂从耳也。右聲謂烓省爲火也。小徐舉鳥部字以駁之已謬、大徐引小徐說、又改之曰凡字、尤鹵莽。　按王氏此說、辨之頗詳、然祇得耳箸頰之義、於耿光之訓無涉也、若从許、則耳義火聲。若从杜、則火義耳聲。今經傳所用、

之義居多。未見有从耳義者。故段氏从杜、不知訓光之字借用炯。其用耿者、段借也。嘗讀詩楚辭而得之矣。詩柏舟耿耿不寐、如有隱憂、楚辭哀時命、夜炯炯而不寐兮、懷隱憂而歷茲、遠遊夜耿耿而不寐兮注耿一作炯。又詩衣錦褧衣、中庸作衣錦尚絅。以此參覈互證。知耿與炯同音相借。說文炯光也、書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以覲文王之耿光、皆與炯光義合。想書本作炯、段借作耿耳。毛公鼎文武耿光耿作䎙說文於炯訓光、凡从光得義者。皆當作炯。不當作耿也。耿但訓耳箸頰、與耴義近、未嘗訓光也。其作烓省聲者、讀若炯也。烓圭聲在支支青轉紐旁通故讀炯後人因其音近炯、故借作炯字用而

實非本義也。訓光者从火同聲。訓耳著頰者从耳烓省聲。雖同隸青部、而取義自別。各守本義無相瀆也。不然、許君於耿字下、何不引申光明之義。而但以耳著頰說之乎。自杜林从光聖省之說承於前。小徐右形左聲之說紛於後。而烱光之烱、與耳著頰之耿、幾無人能辨之矣。不有楚辭之用柏舟。又安所據而正之。 烓省聲太迂、擬改炯省聲、古杳切、杳在陽部、擬改古穎切、

嬴贏 說文嬴从女嬴省聲、以成切、贏从貝嬴聲、徐曰當从嬴省乃得聲、以成切、 王菉友曰嬴郎果切、从其聲者嬴嬴羸蠃臝轉而 从嬴聲者、𩞾籯鸁皆同、而嬴贏及籯瀛、亦皆

从𣎆聲而讀若盈。則與郎果切遠矣。大徐曰嬴當从嬴省乃得聲、段氏曰嬴當从貝𣎆、𣎆者多肉獸也、會意、鍇按此亦強說、案徐說非也。𣎆郎果切、凡由𣎆得聲者、皆收歌韵、與嬴聲最遠、徐氏意蓋欲以嬴字爲聲母、不知古姓大半从女、如姬妘姜姑嬀之類、女字之外皆聲也。嬴字除女字爲𣎆、𣎆當是聲。與歌韵音郎果切者、恐非一字。故王氏亦以讀若盈者、與郎果切遠。嘗見鍇清館斠子簠嬴字作[illegible]、中間似能字左半、意此字或不从𣎆聲。又春秋葬我小君敬嬴、公穀並作頃熊、知嬴之形近熊也。彝器有[illegible][illegible]、卣吳清卿中丞釋羆、愚謂是嬴字假借作嬴。蓋秦器

也。據此則靑部當作𡣍形。與歌部嬴別　又按嬴羸二字、許氏一作嬴省聲、一作羸聲、自相歧異、羸从羊𡣍聲、力爲切。則嬴亦當作从女、嬴聲。諸家因郎果切與以成切遠。故別生枝節。不知郎果切、乃後世轉音。本音均當作力爲切。羸嬴𦡖鑹皆此音、支部字也。支正轉爲歌。而有郎果切矣。旁轉爲耕。而有以成切矣。其實一字一音。本無錯誤。得其轉紐。不但徐段王之疑案可解。卽余鄉者別爲二字之說、亦可以廢矣。是否有當、待正高明。

平

字收靑韵無疑。書王道平平、韵偏、詩平平左右、春秋傳引作便蕃、書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索隱曰古文尚書作平。

平阮訓便因作便章、其今文作辯章、古文平字亦作便、便則訓辯、遂爲辯章、按辯同辨、辨古作釆。與平字形近。其實皆釆字、非平字也。勿掘。

程　書平秩、史記作便程、按程當作秷、音拒。至呈形近致誤。猶載從至聲、今作戴也。太室石闕額室作㓌、可證至呈之誤。此條說詳至部戴字下參看

靜　說文審也、从青爭聲、徐鍇曰、丹青明審也、按从青於義無取。楚金說亦傅會。當作从爭青聲。吳清卿中丞曰、靜不爭也。以相反見義。得之。但青爭同在一部、姑仍許氏之舊

奠　尙書注、奠讀爲定、鄭字從此得聲。擲鄭聲、讀若擿、則青支

之旁通也或收元部非、

第六部 眞

怜 說文無此字、此哀怜本字。憐之古文也。从心令聲。讀若鄰。詩菀柳、桑柔、何草不黃凡三用。皆在眞部。後人誤涵矜字又誤入烝韵。顧氏江氏曾辨之。但知在真韵、而不知此字不从矛今聲。从矛令聲、別是一字。隸侵韵。說詳侵韵矜字下、 前云說文無怜字、但有憐字、訓哀也、乃怨字下古文作㤪、字形與命一例。細審之真怜字也。字典收古文怨字、作𡖅命㤪、無非怜字也。夫怨字从死、而从死之字多矣、何獨怨之古文从心从令乎。精蘊謂从命。轉注謂从心。可見㤪乃憐之古文。不知何時錯置怨字下。得之不禁狂喜。

論衡雷虛篇引尙書、予惟率夷憐爾、今多士作率肆矜爾、又引論語、則哀憐而勿喜今作哀矜、錢竹汀十駕齋養新錄曰、矜憐古今字、與余矜字辨相合、惜其只知矜爲古憐字。而不知矜爲伶之譌字也。然得此一證。不啻獲十朋之寵矣。廣韵憐字注云、愛也、又哀矜也、又伶字注云、俗夫不以伶爲憐之古文。反以伶爲憐之俗體、其承誤固不足異。乃注云哀矜、而不知伶卽伶、可怪也。然收古文爲俗文。較勝於竝俗文刪之者矣

𨛜

說文鄰道也、聲讀闕、徐音共絳切、段注云、徐依鄉字之音、非有所本、按苗氏音鄰許氏既以鄰道說之、意卽古文

鄰或又作○○△△姑列眞部

寘 大徐新附寘置也从宀眞聲支義切 案眞聲與支義切不合諸家皆以爲置字之誤檢网部置赦也从网直當作直亦聲古音在之部或以爲寘字之誤說文寘塞也詩寘彼周行寘予于懷與寘字亦不合疑此字由眞得聲轉至部讀若至於廣韵當收六至唐宋時寘至溷一故大徐作支義切也今姑收眞部

咽 說文嗌也从口因聲烏前切 按因聲在眞部轉至部讀噎收入聲質屑韵段氏謂與韵合從之

夐 說文營求也从旻从人在穴上商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

工夐求得之傳巖巖穴也徐鍇曰人與目隔穴經營而見之然後指使以求之攴所指畫也朽正切。按夐之讀有四營求即以同聲說之夐求書序作營求是夐可讀營也韓詩于嗟夐兮毛作洵是夐又可讀作洵也唐韵夐許縣切是又讀環也。說文兀下云讀若夐徐音五忽切是又讀兀也从夐得聲之字五一瓊說文從玉夐聲或文作璚瓗琁三形是矞聲巂聲旋聲皆與夐通也。招魂瓊與光張璜叶又轉入陽部矣一藑說文从艸夐聲徐音渠營切是音煢也爾雅葍藑茅葍本艸謂之旋葍花是藑又可轉音旋也一⿺走夐說文走意也从走夐聲讀若繘徐音居聿切本部⿺走夐

狂走也、从㒸矞聲、徐音余律切、與遹同音、是敻聲亦可讀矞聲也。一譞說文流言也、从言敻聲、徐音火縣切、朱氏定聲謂與譎同字、是讀環者亦可讀譎也。一觼、其或文鐍、說文環之有舌者、从角敻聲、或文矞聲、徐音古穴切、是敻聲者亦讀繘也。爾雅環謂之捐、捐卽觼、集韵作觿、詩鋈以觼軜、詩詁云此扃鐍之鐍、不特施於車、莊子固扃鐍、崔注環舌也、徐曰言其環形象玦、是觼讀繘、又讀捐、又讀玦也。又𠬞部奐从廾敻省聲、徐音呼貫切、是奐與敻亦同聲也。以上敻字與敻聲字及敻省聲字及敻聲或體字、讀瞏、讀煢、讀環、讀擕、讀旋、讀捐、讀奐、讀冗、讀繘、讀譎、讀玦、紛紜雜錯

不一其形。不一其聲。將何以定其部居乎。段氏因說文奐从夐省、遂誤以爲夐聲、收夐於元。今依傳青餘古音類表收眞部。讀渠勻切、爲本音。其讀營煢者、眞之轉青也。其讀譎橘者、眞之轉至也。其讀瓊者、眞之轉元也。讀兀玦者、眞轉文元、又轉脂祭也。瓊之或文从巂者、由青轉支也。蓋夐本眞部字。由眞而文、而青、而元、聲之正轉也。由眞而至、由文而脂、由青而支、由元而祭、聲之旁轉也。得其轉之徑途。尋其轉之脈絡、試與郇絢憬營煢螢瓊嬛還環諸字、參觀互證、則古今音變不難識矣。今將眞青元三部展轉相通各字胕列於後、以備考、

邰旬聲在眞廣韵又音環則在元、

絢旬聲在眞論語與倩盼爲韵則在青文、讀壇去聲又轉元

惸旬聲在眞詩憂心惸惸音焭則在青、

營熒省聲在青通還環則在元、

焭熒省聲在青通睘嬛則在元、

螢熒省聲在青通蛢蜎則在元通蠲又在支、

睘本聲在元詩獨行睘睘音焭則在青、

嬛睘聲在元詩嬛嬛在疚音焭則在青、

還睘聲在元詩子之還兮班史作營則在青、

環睘聲在元韓非子自環爲私說文作自營爲厶則在青、

詾　說文駭言聲、从言匀省聲、又讀若玄、籀从匀不省、虎横切、

當作虎眞切、

甹　驚詞也、从兮旬聲、或作惸、思允切、　按旬聲當讀思匀切

音洵、今轉音讀煢、亦猶詩于嗟洵兮、韓詩作敻也、其从于

作甹者、形誤也、此字說文但訓驚詞、無煢獨之義、其或體

作惸者、叚借也、旬聲在眞韵、而玉篇甹居先切、又音瓊、正

字通甹娉惸嬛並通、廣韵惸渠營切、音瓊、憂也、詩憂心甹

甹、又獨也、詩哀此惸獨、周禮註無兄弟曰惸、書無虐惸獨

今作煢、孟子引詩作哀此煢獨、集韵又作悙、慇字典惸訓

憂、娉訓獨、近日字書多分、然經書於惸字訓憂、又訓獨、蓋

夐從獨生、而嬛惸煢睘等字、經傳錯引互見、大抵皆通惸、集韵音筍、與大徐同、　以上各字、形殊音異、幾乎不知所從、經傳無用韵者、惟杕杜獨行睘睘、又作睘、周頌睘睘在疚、又作嬛、皆當作煢。煢熒省聲、與音瓊者近。故惸字旬聲而亦讀瓊也、且嬛从睘聲、固當音瓊。而𨚍字廣韵亦音瓊。集韵或作鄖。是旬睘同聲矣、夫从旬从睘从熒省、既不一其形。而旬在眞、睘在元、熒在青、又不一其聲。顧氏因其難分、遂將眞諄臻文欣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十四韵合爲一部、不知古人有本音、有借音。有正音。有轉音。有當時誤字。有後人妄改之字、不可盡據爲典要也。今姑爲分析之。

甹娉㥢𨛬鄉恂愬等字、收眞韵。睘嬛等字、收元韵。焭字、收青韵。詩獨行睘睘、當作焭焭。餘俱讀本音、經傳有互借者、當分別義意、或讀正音。或讀轉音。其本音則不可亂也。如此乃庶乎有界限耳。此條與前夐字說參看

民昏　顧江以眞諄合一、故昏亦从民謂大車之疷、何彼襛矣之緍、皆唐人避太宗諱所改、段氏分眞諄爲二、故昏皆从氏、不从民、謂顧江改字從韵失之誣、今詳參二說、各有得失、而段氏較長、因徧檢說文、珉从民聲、珉亦不从民、此無可疑者、䪸从民聲、𢽤从昬聲、說文無昏字、其昏字注云、从氏省、是不从民也。又一曰民聲、是昏亦可从民

也。昏昏既無一定。故蟁从民也、乃注則曰敯聲。蟁民聲也、乃又作蟁。注曰以昏時出、是从昏者可作昏。从民者亦可作昏也。詩緜緜伊緡、說文作緍、从昏聲、是昏昏終不知是二是一矣。不得已檢經傳之入韵者、凡用民字皆在眞韵。無入諄韵者。此無可疑也、由民得聲者、詩靡國不泯在眞韵。大車祇自疷兮、韵塵、正當从民、而段氏謂不宜改、夫昏與昏或可合韵、而氏與塵不可合韵也。此當改者不可不改也。緜緜伊緡、韵孫、諄韵也。字當从昏、而顧江从民則括眞韵矣。多我覯痻、韵慇辰、諄韵也。亦當从昏、而江氏亦从昏與疷字爲一、則又括眞韵矣。此在所當改而可以不改

者也若據楚辭大司命以塵韵雲門則塵字可以入諄大車之疧或亦痻之訛也然眞諄既分則民昏不得不分今定以入眞者从民入諄者从昏經傳無證亦可審其音義以別之矣　塵字收眞本無他證若以大司命例之則大車之塵疧自可收諄乃古詩十九首以塵韵陳神眞申津辛皆眞韵字不雜入諄韵一字則大司命又未可據矣要之眞諄分二乃段氏巨識雖戴氏據正月之鄰云以駁之正不得因此一二處而遂疑之也塵字無可說因辨疧字附錄於此

疧

說文無此字詩大車祇自疧兮今作疧疧氏聲在支部與塵不叶顧江以爲唐人避諱所改集韵疧眉貧切音㾓病

也本作痻今將形聲相近各字坿辨於後

疷唐韵渠支切音祇詩俾我疷兮韵皁在支部

疷正字通同疷　此疷之訛當刪

痻廣韵武巾切集韵呼昆切音昏詩多我覯痻今作痻韵慇辰在文部

痻字彙與瘖同　此係誤字當刪

卂

說文从飛而羽不見息晉切　此字自應收真部而由卂得聲者如訊字詩歌以訊之莫肯用訊廣韵楚詞注皆引作誶顧氏謂訊乃誶之譌而思元賦魏都賦皆讀訊爲誶江氏謂相近故譌錢辛楣十駕齋養新錄謂卒譌卂乃六

朝人艸字卒作卆形近所致理或有之蝨字亦从乎聲而讀若瑟則由眞轉質之故漢孤兒行以蝨韵歷則朮轉之音也然眞能轉質不能轉脂故知訊爲許乃形誤非聲譌也

朄 說文擊小鼓引樂聲也从申柬聲羊晉切 按周禮鄭注朄小鼓詩應田縣鼓田卽朄申田一聲此字當从申聲若从柬聲則不應作羊晉切許氏引字旣以同聲爲訓恐从申柬聲四字乃傳寫倒置耳

準 說文古文作𦨶玉篇作䑺集韵作𦪋字彙補作𦨶䑺 按古文當以集韵爲正蓋从舟𦘔聲不得从準準在脂部與

眞不通。兟此或作⿰舟進、从舟進聲、進與準形近致誤、其从准从隹者、皆進之訛也。　苗氏曰、夏英公四聲韵引崔希裕纂古、津古文有⿰舟進字、始知巛爲征訛、進閵省聲、與同部也。游古文作⿴行斤、譌水爲征、可以互證。

身　當是人亦聲、或作冐省聲、非、

穿　說文从牙在穴中、當是因鼠牙穿墉而誤、　按集韵別作⿱穴身。从穴身聲。苗氏系身下、得之。

鄑　說文宋魯間地、从邑晉聲、即移切、　段氏謂古音在眞、今鄑在五支者、蓋由杜預以訾城當之而同其讀耳、集韵類篇皆有即刃切之音、　按此或是由眞轉至、晉臸聲臸至

聲。不必定是杜氏之誤。

第七部 文 舊標諄

亹 徐鍇曰、字書所無、不知所从、無以下筆、易云定天下之亹亹、當作娓、 此鍇列俗書二十八字之一也、今易繫辭作成天下之亹亹者、又詩亹亹文王、亹亹申伯、禮君子達亹亹焉、皆从丄讀作娓、詩鳧鷖在亹、與熏欣芬釁爲韵、則讀作門、注水流峽中兩岸對出若門也、前漢地理志、浩亹水在金城、亦音門、集韵莫奔切、則亹字之本音也。又通作麋湄眉。詩居河之麋、注水草之交曰麋。左傳余賜汝孟諸之麋。注麋湄也。荀子非相篇、伊尹之狀無鬚麋。大戴禮孔子愀然揚麋。麋與眉同。秦風在水之湄、爾雅水草交爲湄、釋

名湄眉也臨水如眉也、又詩眉壽無疆、眉壽保魯、綏我眉壽彝器文皆作釁、周公鼎鐘作[古文]、叔夜鼎作[古文]、伯碩父鼎作[古文]、頌鼎作[古文]、齊侯甗作[古文]、𦚗侯盤作[古文]釁其文中从頁。古首字不从酉、顏師古等慈寺碑銘釁祉作亹、亹亹作亹、猶存古意。今變从且、失之遠矣。門眉二音、以輕脣攝之、則合為一聲。故音門者轉而為眉、彝器釁壽、或作麋壽。猶云壽無期、壽無疆也。解作老人眉長、非是。阮相國揅經室集釋門、凡事物有間可進、進而靡已者、其音皆讀若門。或轉若每、按轉平聲則讀若眉若免若敏若孟、而其義皆同。其字則展轉相假。物中有間隙可進者、莫首於門矣。其形

二斤其音則與釁同也釁從𦥑得聲而釁又變爲亹爲亹爲璺雖非說文所有而實漢以前隸古字周禮注璺玉之坼也方言器破而未離謂之璺釋文亹本作璺是璺亹同音義也玉中破未有不赤者故以血塗物之閒隙曰釁由是推之爾雅虋爲赤苗詩作穈更可證門眉音轉之跡說文璊爲赤玉按詩毳衣如璊正當作虋與上如菼一例說文作毧璊爲赤毳皆此音此義也若夫進而亹已之義亹亹文王即勉勉我王勉勉我王荀子引作亹亹韓詩外傳亦作亹亹文王進無已也詩鳧鷖之亹文王之亹易繫辭禮器之亹皆爲一字特今人讀爲二音耳按阮說原文偁引最繁今擇其合於亹字者錄之鼎臣不知亹即釁之或體故列入

俗書、而謂之無以下筆、且不知本音讀門。而謂當作娓、崔靈恩周伯琦等、遂妄意改經、皆鼎臣作之俑也。今據經文補釁下。與脂部眉字說參看

虋

說文赤苗嘉穀也、从艸釁聲、　又說文璊下云、以毳爲綱、色如虋、故謂之𣰩、虋禾之赤苗也、从毛㒼聲、詩曰毳衣如𣰩、　按今毛本作璊、疑當作虋。與上如菼、均以艸色爲比。因璊訓赤玉、遂通用璊、以玉色爲比猶可、若用𣰩則以毳綱比毳衣、物屬同類、全失如字之妙矣、況𣰩字許氏仍以如虋說之。詩人何苦多此曲折乎。且㒼聲在元、㝉奔在文、本非一部。𣰩璊俱讀若𧖴、段氏表以㒼聲列元、而璊字獨

列文一聲兩歧矣蓋蔄聲讀門者乃元文之轉故蔄冬一名滿冬

昏 說文曰冥也从日氐省氐者下也一曰民聲 顧氏詩本音痻字下云唐石經此字作疷从氏唐人避太宗諱凡字从民者皆省爲氏今人書昬爲昏猶其遺法也張參五經文字愍字下云緣廟諱偏旁準式省从氏珉字下云莫巾切禮記作瑉是其例也書康誥大泯亂唐石經作泯與大車之疧何異 段氏曰昬古音在諄不在眞昬聲之字與文聲字通如䖆蚊散㟩之類與眞韵別不得从民聲隸書湣亂乃有作昏者顧氏曰唐人避諱从氏僞矣一曰民聲

四字、蓋淺人所增。非許本書。王菉友曰、昏从氏省、當作昬、不直作昏、按唐人避諱之說、見於五經文字者、彰彰可見、特不可據以論昏字耳。蓋从昏之字、唐以前已有从昬者。故唐人著爲諱例。非昬字盡爲昏改也。顧氏說固偏。段氏駮之亦過。今定爲隸文部者、皆从昏不从昬。說互詳眞部民下、

𠧧 說文鳥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爲東西之西、先稽切　段氏曰、鳥在巢上、此篆之本義。今音先稽切、古音讀如詵。讀如僊、故西施亦作先施、漢書西遷也、古音在十二部十三部、眞諄、又曰、古本無東西之西、寄託於鳥在

巢上之𠧧爲之、按段氏騶眞諄兩部、今專收諄部。卽垔晒等字可見後人製棲字以妻爲聲、專以西爲東西字。而古義晦矣。又因棲字、遂幷𠧧字亦轉先稽切、而古音亡矣。詩可以棲遲、漢嚴發碑作西遲。猶存古字。 顧氏唐韻正音先、引漢書郊祀歌以西與泉員文韵、易林以西與恩分門先雲韵、按西先皆當讀犀禮切。漢人兼韵眞諄元、而諄實爲本韵眞元次之、絕無一字韵脂者、可以識古音矣。

壼

說文宮中道、从口、象宮垣道上之形、詩曰室家之壼、苦本切、按當作宮中道也、从非、象四達之形、稟省聲、諸家俱收眞部、今改收文、

胤 說文子孫相承續也、从肉从八、象其長也、从幺象重累也、羊晉切、 說解難通、段注亦穿鑿、姑闕所疑、 詩與畱爲韵、故并收於此、

敦 說文怒也、詆也、一曰誰何也、从攴𦎫聲、都昆切、又丁回切、按此字音最多、要以都昆切爲主、其聲母在𦎫也。𦎫說文孰也、詩信南山是烝是𦎫、讀若純、𦎫與芬韵、今讀饗非、凡从𦎫聲者皆在文部。詩敦彼行葦、匪鶉匪鳶、並都官切、文之轉元也。王事敦我、丁回切、嘽嘽焞焞、吐回切、漢書韋元成傳引作推推、儀禮黍稷四敦、都內切、書凡民罔不憝、徒對切、文之轉微也。又行葦敦弓既堅、傳音彫、周禮每敦一几、注讀燾、則漢儒誤讀、

文與幽脊不能通也

存 說文恤問也从子才聲徂尊切 段氏曰存字才聲而在十三部之諄合韵也按之與諄不能合爾雅在存也在存省士察也扗存士皆从才聲其聲同其義同既以聲兼義則當與才同隸之部乃易成性存存韵門詩匪我思存韵門雲巾員並隸文部文與之自古不通許氏恤問之訓屬子爾雅察也之訓屬才疑此是會意字不必强以聲讀朱氏定聲謂當从孨省聲按孨在元部不合或曰孫省聲亦未塙今推作聲母

斤軍 此與敦字一例凡斤聲之圻祈沂頎旂斷軍聲之暉煇

揮翬皆由文轉微宜併收一部。不必存騎牆之見。顧氏唐韻正、近古音記謂與幾同、是泥其轉音棄其本聲也、

折　說文以爲篆文𣂚从手、按此非𣂚字、當从廣韻作妄舒貌、从手斤聲、斤在文部、文轉微音祈、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折折猶祈祈也、廣韻猶提提也檀弓注引詩好人提提顧氏支脂不分故唐韻正亦音匙不知此字與祈圻頎一例不得提文部今移此字於文部斤聲下而祭部𣂚下仍存不刪

飧　說文作餮貪也、从食㐱省聲、春秋傳曰謂之饕餮、他結切、段注當作㐱聲、鉉不明平入一理妄改之也、按㐱聲據新臺載芟以㐱韵洒浼、以眕韵殄、收文部、乃㐱之或文作鬒、殄之入聲讀餮、音鐵則㐱又眞部字也、顧江戴眞文不分、

無所謂出入今从段王分矣而以彡聲實騎兩部意者彡髮之彡與鳥羽之彡分屬兩部歟俟再攷之

焚 說文作㸋燒田也从火棥棥亦聲附袁切 按棥聲在元今焚字收廣韵二十文詩雲漢如惔如焚與川熏聞遯爲韵與青蠅之樊言在元韵者迥別且經典無从棥者疑此字从火从林會意不从棥聲徐音附袁切亦無他據姑兩存之

⿱眔弟 說文周人謂兄曰⿱眔弟从弟从眔鉉等曰眔目相及也兄弟親比之義（目部眔目相及也从目从隶省徒合切）王氏筠曰凡言及者必自後及之弟之所眔是爲⿱眔弟矣 按眔字音義不一褱眔聲

也隸。微𧸘䲣眔聲也隸文。遝眔聲也隸盃。菉交亦以聲之不合、又病大徐之說不顯、故曲爲之解、其實非古人制字之本義也。姑闕之、又按𦋝弟之𦋝、經傳多作昆艸部之䔣、廣雅作蓖。魚部之䲣、詩箋魚子也、爾雅作鯤、欠部之歠、注昆干不可知也。廣韵作𣀵干。據此則眔字當有兩音。其在盃部者徒合切、其在文部者當讀若昆、𦋝字乃文部諸聲字、文與微對轉。故褱字亦从眔聲。許書䲣亦眔聲、是不以爲目及之眔可知。李陽冰謂當从𦋝省、是亦以目及之眔與䲣聲不合也、特不能辨其誤耳、今以𦋝次昆聲後別起、爾雅𦋝弟从日𥄎是昆省聲、或文部从眔之字皆由昆譌篆文眔眔𥄎形近致誤皦然無依據不敢强說

鯀　說文魚也从魚系聲鉉等曰系非聲疑从孫省古本切

此字別體有作鮌者有作[illegible]者王氏筠曰當作[illegible]从弦省聲8與系之古文8相似遂訛爲系苟从系聲必無由得古本切矣朱氏駿聲曰當作孫省聲按二說俱非的論姑闕之

𧨟　說文以爲美誘之或體按此字殊覺不倫似當讀作循論語循循然善誘人疑卽此字後人因與誘同義遂誤爲誘之或體耳段氏以隱藏招人說盾字甚鑿宋宗室有與𧨟善𧨟二人名未知作何音讀姑从盾旁移系之

玫　說文火齊玫瑰也一曰石之美者莫桮切此字聲切不

符當有兩字玉藻士佩瓀玟集韻眉貧切廣韻珉亦作玟是玟乃珉之重文亦作瑉碈石之美者專訓此字許於此字下次以瑰字則玟瑰是正訓當从攴枝省聲玟玫二字奪去其一遂以兩訓併於一字而實非一字也今以从文者收文部讀若瑉據唐韻補玟於微部枚下讀莫悲切孫作莫桮切非又按玫枚一聲之轉文微之通也詩汝墳伐其條枚枚亦當从文聲作枚轉音讀眉首句墳字亦是韻轉音讀肥故葩之或體作䑶較前枚枚兩字之說爲塙

坤

說文地也易之卦也从土从申土位在申苦昆切　按許氏不从申聲申眞部坤文部也然考乾坤字漢魏以前無

作坤者廣韵二十三魂坤古文作巛大戴禮保傅篇易之乾巛史晨碑乾巛所挺乙瑛碑則象乾巛郙閣頌巛兌之閒衡方碑威肅剢巛堯廟碑乾巛見徵周憬碑乾巛剖兮建兩儀受禪表下發巛珍皆用巛字唯開母闕比性乾坤作地易坤卦釋文云坤本亦作巛巛今字也六書正譌云巛字三畫作六段象小成坤卦陸氏以爲今字誤矣玉篇巛注瀆曰川古爲坤字是以巛川爲一字也王氏經義述聞亦云古借川爲坤廣雅釋詁巛順也順亦从巛聲是以同聲爲訓也蓋川古音春與坤同部形又相似野王以爲一字不爲無因但其義既殊未便牽合想三代時川作巛

三畫連坤作巛、六畫斷篆變爲隸、提而如一、漢人不能救其失。乃別作从土从申者以當之乾震離等名恐亦後人所易而巛之古文廢矣、許氏土位在申、是據後天而言、豈伏羲畫卦時即位坤於西南乎、段氏泥位申之說、謂伏羲先天即是如此、坤是倉頡特造字、不得以巛爲坤、其說未塙、朱豐芑又改从申作申聲、且以坤標眞部之目、愚向亦沿其誤、茲據漢魏碑文、玉篇、廣雅、改文部而補其古文於下。庶眞文之界、不至相犯、吞天聲恩因聲皆眞部諧聲而在痕魂者可怪

弟八部　元

緐　說文馬髦飾也、从糸每聲、或从𢍏、𢍏籒文弁、　段注各本每下有聲字非也、今删、每者艸盛上出、故从糸每會意、猶緐亦以每緐會意也、或从𢍏者、以弁形聲、　按段說非也、每即𢍏之訛、篆[illegible]形近、故弁譌爲每、正賴有聲字、可以因聲而得每字之誤、若並聲字去之、又何由尋其端緒乎、至以艸盛說之、是遷就緐蕪之借義、而失馬飾之正義矣、段自知其說之難通、特牽𦼮字作證、不知𦼮亦不从每、羅有高正𦼮亦未明、奈何據以爲證乎、且或體作緐、正緐之本字、段既謂以弁形聲、何不即此求之、而別生枝節乎、不得其聲

而妄刪聲字。不知此聲字、緐字之與羊也。有心人方保護之不暇。而忍刪之耶。　又按今文作繁、疑是緐字之誤、乃叔向父敦文多福緐釐、作𣄰、實是每字、亦可怪也、緐阮釋緐

釆番𤰷　說文釆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古文作𠂨、番獸足謂之番、从釆田象其掌、古文作𤲣、　𤰷摶飯也、从廾釆聲、釆古文辨字、讀若書卷、　以上三字形聲義各別、許氏混而一之非也、今條辨于後、釆从千从重八象分辨形、古文作𠂨、近似平字、書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平秩東作、史記作便程、程當作秩、東作、景君碑作辨秩東衍、釆便辨同音相叚、平即釆之訛、論語便便言、注便便辨也、釆辨便

平皆重脣音與獸足之番讀輕脣者迥異且番象獸足象其掌非象其指爪也左傳胹熊蹯不熟請食熊蹯而死蹯即番之俗文要皆謂其足掌足掌有筋肉可食若指爪則不可食矣許氏指爪分別之訓蓋不知番之不从釆也番古文作𤰌玉篇古文播字作𤰌（九歌𤰌芳椒兮成堂王逸注𤰌一作播丁度云古播字）番古作𤰌或單或雙皆象獸足之形單形𤰌與釆相近故訛釆雙形𤰌與番相近故訛番知獸足之番上非釆下非田也許氏說田象其掌段注謂上象指爪是不知上下固無異也𢍏當作⿱米廾从𠬞从米象兩手摶飯形米即飯也若作釆別之釆則無取矣許氏知釆之無取遂作釆聲亦

知釆之非聲、遂加讀若書卷一句。支詘之態、顯然可見。蓋

卷攝郡母牙音。釆攝並母脣音。卷不得以釆爲聲也。且使

爲聲則所摶之飯又安在乎。傅青餘觀察从米从収、得之。

以上三字、段氏合一、今姑从許書以番糸釆下、而彛則

从傅本別列、亦不欲大背前人意也。

璹

說見文部䙴字下、

肙

說文小蟲也、从肉口聲、一曰空也、烏玄切、鉉等曰口音韋、

按徐音非也、音韋者作口。取匊帀之意。其輪郭極大。可

以容物。韋字从口、已覺不倫、况肙字之聲與韋絕遠、其不

从口聲可知、意許氏所謂口聲者、當从○作小圓。但本書

無此字、只得以肙爲聲毋。

丱 卝字在元部者、宜據經文改作丱。絲㡀等字以之爲聲。與古文礦字作卝卝者別。姚以卝爲古文卵、未塙。

苑 說文茈苑出漢中房陵、从艸宛聲、 按茈苑卽今之紫苑、唐韵音宛、元部之上聲也。乃詩有菀者柳、有菀其特、菀彼柳斯、菀彼桑柔、並讀若鬱、則脂部之入聲矣。元與脂不能徑通、必先轉諄、然後通。蒙伐有苑、我心苑結、元之轉諄也。元轉諄。諄轉脂。脂轉術物迄沒。乃得入聲、若一轉卽得讀鬱。只有脂部去聲尉蔚字。尉集韵音鬱。蔚唐韵亦音鬱。則詩用菀字、皆蔚之叚借也。又易其文蔚也、韵炳君炳嘗作

彫。江氏謂蔚即蒙伐有苑之苑音韞、集韵菀與藴同、則易用蔚字乃菀之叚借也。蓋蔚可轉欝而不可讀藴。菀可轉藴而不可讀欝。斷斷如也。廣韵二字並收八物、從其變也。漢書張釋之傳、問上林尉、張遷碑引作苑令、亦由尉轉苑之證。因菀字又悟谷風思我小怨、怨當作慰、慰有愠字之訓。車舝以慰我心、韓詩作以愠我心。

怨

說文恚也、从心夗聲、段注本音弟十四部、元 詩谷風合韵嵬萎讀如伊、此與敦之堆焞之推、頎之畿、鮮之師、近之幾、疊之尾、疊本音取爵之微、古文通肩。正同五類六類、自可通也。按段說即諄脂相通之理。以例怨字、尚有未精。蓋怨字在元。

元與祭通。不與脂通。其偶通脂者、必先由元轉諄也。與上宛字參看王于鮮字、更非此例。鮮隸支部讀斯不讀師。又按怨字古文、說文以㒰字當之非也。㒰即怜說詳侵眞矜怜字下。其宛之古文㝳、當移置怨字下。

睘

說文目驚視也、从目袁聲。詩曰獨行睘睘、段注本音弟十四部、元詩杕杜合韵菁姓字、一作煢、則在本韵、按嬛還環皆由睘得聲、而他書往往與耕部字通用、則元之轉耕由來舊矣。說詳眞部敻字下

幵

說文平也、象二對構上平也、徐鍇曰幵但象物平、無音義也、孫音古賢切、說詳耕部刑字下

衮 說文天子享先王、卷龍繡於下幅、一龍蟠阿上鄉、从衣公聲、古本切、 段注台聲。台古文沇州字也、衮以爲聲、故禮記作卷荀卿作裷、王純碑以衮爲兖州字、各本作公聲、公與衮雖雙聲非同部、爾雅音義曰衮說文从衣从台、台羊耎反、或云从公衣从台當作台聲、或云从公衣五字非許語、許叨云天子衣矣。按 段說是也。古文台公形近、想許書本作台、傳寫誤耳。

鳶 說文無此字、其𪆂字下云雕也、詩曰匪𪆂匪鳶、其鳶字下云鷙鳥也、从鳥屰聲、鉉等曰屰非聲、一本从屰、[illegible]从萑省、今俗別作鳶非是、與專切、按 大徐意蓋謂鳶即鳶之本字、

段注鷻今之鵰字也。廣雅作鵰。古音敦聲周聲皆在五部。魚五各切。詩匪鷻匪鳶、正義鳶作鶚、引說文鷻鷙鳥也、是孔沖遠固知鷻即鵰字、陸德明本乃作鳶、云以專反、今毛詩本因之、又以與專反改說文鷻字之音、誤之甚矣、鳶夏小正作弋、與職切、俗作鳶、與專切、此猶鷕切以水為以沼耳、弋者鴟也、非鵰也、又鷳下注、鷳雎夏小正謂之弋、弋變為鳶、鳶行而弋廢矣。毛詩正義引倉頡解詁、鳶即鴟也、然則倉頡有鳶字、从鳥弋聲。許無者、謂鷳為正字、鳶為俗字也、毛詩匪鶉、說文作匪鷻、釋文作匪鳶、不獨改其字、且非其物矣、大雅鳶飛戾天、與四月相類、鳶亦當作鷻、箋

云鳶鴟類云類則别於鴟釋文本作鷂明矣正義又引說文云鳶鷙鳥也此亦引說文鷂字而俗寫爲鳶耳蓋唐初已誤鷂爲鳶故正義不能質言 按段意謂鳶鷂二字二物鳶卽鵰卽鴟卽小正之弋與職切之部入聲不得讀與專切也鷂卽鷻卽鶚卽四月早麓之鳶五各切魚部入聲亦不得讀與專切也而與專一切可徑廢矣 戴侗六書故曰鷂非與專切此卽鶚字孫音誤也說文無鳶字 王懷祖曰鷂與咢蝷同音五各反說文引小雅作匪鷻匪鷂後人遂以鷂爲鳶而不知諧聲之不可通也玉篇亦誤讀爲鳶而廣韵與專切內有鳶無鷂集韵逆各切內鶚鷂並見

則剞書尙有不誤者、鳶字說文雖未載、以諧聲例求之、當
从鳥弋聲作鳶、古音在元部、說文閔从弋聲而讀若縣、戉
从戈聲而讀若環、則鳶从弋聲而與專切、亦猶是也、減之
則譌爲鳶、增之又譌爲鳶、原文引證增減二文語多不錄後人以鷲爲鳶、
失之矣。 又曰夏小正鳴弋、弋卽鳶之譌、蓋本作鳶、省作
鳶、後又脫其下半耳、金履祥曰、弋當作鳶、 王伯申曰、戴
說是也、蓋說文鳥部有鳶字、傳寫脫之、鷻字下引詩當作
匪鳶、因下與鷻篆相連、遂誤爲鷻耳、後人不知改匪鷻爲
匪鷻、以復說文之舊、乃以誤寫之鷻爲古之鳶字、而音篆
文之鷻爲與專切、遂使鳶字失其五各反之本音、鳶字失

其从鳥弋聲之本字。而說文之原文、殽亂不可復識矣。

又曰、段氏注謂鳶卽是鴟、引正義爲證、而欲改四月旱麓之鳶竝作鷻、其說非也。正義曰、說文云、鷻鵰也、從敦而爲聲、異於鶉也、鵰之大者、又名鶚、孟康漢書音義云、鶚大鵰也、說文又云、鳶鷙鳥也、鶉鳶皆殺害小鳥、故云貪殘之鳥、以喻在位貪殘也、以上正義、正義引漢書音義、以明鵰爲鶚類、非謂經文有鷻字也。若所據經文作鷻、則當云鷻古鶚字、孟康漢書音義云、鶚大鵰也、方合依經作解之例。何得但云鵰之大者又名鶚、而不及經文鷻字乎。正義引王肅述毛云、在位者非鵰鳶、何得貪殘驕暴、高飛至天、則肅所據

毛詩、亦作鳶不作鷻明甚。何得徑改其字爲鷻。至謂大雅鳶飛戾天亦當作鷻、則尤爲舛誤。大雅正義引倉頡解詁云鳶鴟也、以經文是鳶字故引之也。若是鷻字、則與鶉同、不得引鳶字之訓矣段君不知以詩之匪鳶、正說文匪鷻之誤。反欲以說文傳寫之誤字、改經文之字之不誤者。不亦顛乎。按大小王氏意謂、說文脫去鳶字、其鷻字自當爲鶉、不得爲鳶、四月旱麓之鳶、自爲與專切、不得改鷻、說文引詩匪鷻、爲傳寫之錯誤、經文作鳶作戴、爲戈聲之增減、據此則鳶定收魚之入聲。而鳶戴皆當收元之平聲矣。朱氏通訓定聲頤部雉字注、謂鳶左傳作戴、从鳥𢦏聲、四

月匪鶉匪鳶、鳶與下鮪字爲韵存參、 愚按諸說各有醇疵、而王說爲長。惟其改弋从𢦏、終覺未安。今定以鳶字收魚部屰聲下。其鳶字从弋聲附之部七下。从戈聲附元部閔下。从𢦏聲附之部才下。而以元部爲主、其原收眞部孤文者刪之。觀廣韵收鳶字於二仙、可見四月匪鶉匪鳶不與天爲韵、其前三章卉漢水三字皆不入韵、而叶以句者不可從矣、

耎 說文稍前大也、从大而聲、讀若畏偄而沇切、 按而非聲。朱氏作耑省聲、未見的據。姑闕之、耎聲字皆隸元部。後人多與之部之𦓝、矦部之需、相涵。耎𦓝需三形近似故也。今

爲分析于後、偄奴亂切瞑而緣切媆碝蝡萸並而沇切㬉乃管切稬奴亂切腝人移切或作臡元轉支歌⿱鹿耎讀若偄渜乃管切稬而沇切甄零帖切廣韻收葉當攺收辥作零列切元轉祭入也十三字皆耎聲元部字也。撋儀禮釋文而圜反說文誤擩而主切瑌玉篇如兖切禮玉藻誤瓀二字耎聲。亦元部字。嬬糯並相俞切儒

穤懦濡並人朱切臑許讀穤環音那到切醹而主切孺而遇切鱬獳並奴豆切又奴侯切十一字皆需聲。侯部字也。擩說文而主切當作換改歸元部隭廣韻如之切又作陑又音仍之轉烝也說文毛詩俱誤陾一字需聲。之部字也。以上三部、形聲劃然不同。今將說文之誤、據他書正之、其餘碝之訛礝、稬之訛糯、偄之掘懦、需之作耎、腝之溷胹、儒懦臑獳之作儒懦臑獳、以及媆之作嫩、偄之作軟、皆得援此例以糾其

謬。

睆　說文睅或从完、姚氏據檀弓系睆下　按檀弓華而睆疏、刮削木之節目使其睆睆然好也、徐邈遂音刮、雖元祭有通徑、不得改讀詩睆彼牽牛、有睆其實、睍睆黃鳥、莊子睆睆然在纆徽之中、皆戶版切音綫、

憲　說文敏也、从心从罒害省聲、許建切、　按害省聲切許建、殊爲不倫、元祭固有通徑、然通者多由元之去聲轉祭之入聲如怛斡櫼鬋等字是也。亦有由平聲轉入者。軏訐頞等字是也。未見有祭轉元者。且憲古音軒、讀平聲、更非祭之所能轉矣、苗仙麓云當作𡴀聲、亦強說、今別作聲母、

怛 說文憯也、从心旦聲、得案切、又當割切、或从心在旦下、詩曰信誓悬悬、 按此元去轉祭入也。詩甫田勞心怛怛韵桀、中心怛兮韵發偈、後漢王吉傳作中心𢠵兮、制聲在祭韵。

倝 說文日始出光倝倝也、从旦㫃聲、古案切、 王氏釋例謂从㫃旦聲、許君以爲从旦者、蓋於朝字从倝得之、按 朝字不从倝。說詳肖部朝字 倝或是从早㫃聲 又斡倝聲、音烏括切、亦元轉祭也。

曼 說文引也、从又冒聲、無販切、 又萬蟲也、从禸象形、無販切、 按萬之爲蠆、於祭部辨之詳矣、然千萬之義、無販之

音、尙無著也。萬之古文、字典作𢍁𢍂二形、與萬絕不類、而與曼字則大相類。說文曼引也、集韵曼衍也、同聲爲訓漢書律歷志、紀于一、協于十、長于百、大于千、衍于萬、引而長之、曼衍無極、非千萬之義乎。萬旣爲曼、則與衍同部、而蔓趨謾幔熳慢鰻縵鏝槾輓等字、皆由此得聲、非無販之音乎。且古文二形、中並从皿、皿橫目字。彝器齊陳曼簠作[illegible]、曼龔父簠作[illegible]、與字典所載、如出一轍、則萬之古文、卽曼字也。曼或作鼻、則万字所從出也。楚方城本作万城故千萬字當以曼爲斷。至彝器釁壽萬年字、多作[illegible]、邁年者老年也。其偶有作[illegible]者、乃借蠆爲邁、非十千字也、自後人解作

十千埤雅又以蜂類衆多動以萬計傳會之、漢後經師、安意改竄、凡以數計者皆用萬、而曼之本字廢矣。余初以元轉祭得無昄之音既得曼字前說遂廢 又詩簡兮方將萬舞、魯頌萬舞洋洋、注萬舞名、詩疏萬者舞之總名文舞用羽籥武舞用干戚並用之爲萬舞大戴禮注萬也者干戚舞也按萬正當作曼。曼舞者曼延長舞、洋洋者曼衍之意、漢書西域傳贊、作魚龍曼衍之戲、亦其遺也。荀子正論篇、曼而饋、楊倞注曼當爲萬、列萬舞而進食、按曼是正字不當改爲萬。唐時曼字、塗抹殆盡。有此碩果、猶欲剗而去之、何其忍也。詩公徒三萬、左傳南宮長萬、皆宜作曼。 又說文有㝵字、形亦似曼、此晴川說存參

髡 說文鬍髮也、从髟兀聲、苦昆切、或从元、段注元亦兀聲、故亦从元聲、十三部、諄

軏 說文車轅耑持衡者、从車元聲、魚厥切 段注魚厥切、元之入聲也十四五部 元脂祭

按髡軏二字、余初並收元部元聲、而轉其聲於兀、兀在物、脂之入聲也、然元能轉祭入月、不能轉脂入物、不得已遂兼收元脂祭三部、而心未安也。繼檢段注、髡十三部、諄而从元聲、騎十四部矣、軏十四部、元轉十五部、兼騎脂祭矣、推其受蔽之由、在元亦兀聲一語、而部居因之以亂、元从人从二二古上人之上爲首會意 今改訂二字、分隸脂元兩部、髡从兀聲脂

之入也。其平聲在諄。於昆切爲合。不得更牽元聲。其或文从元者。淺人疑兀聲不當讀昆而妄增一畫也。転从元聲。祭之平也。其入聲在月。於魚厥切爲合。不得更牽兀聲。而經文从兀者。淺人疑元聲不當讀月而妄減一畫也。知兀在脂而不在祭。則転之从元不得以例髡。知元轉祭而不轉脂。則髡之从兀不得以例転。

㬎

說文衆微杪也。从日中視絲。古文以爲顯字。或曰衆口皃。讀若唫唫。或以爲繭。繭者絮中有小繭也。五合切。　段注顯从頁㬎聲。則㬎之讀顯可知。呼典切。衆口皃別一義也。讀若唫。巨錦切。以㬎爲繭。則古典切。已上三義畫然三音。

大徐䅺曰五合切非也惟弟二義讀若唫故㬎水字从之爲聲古音七部侵緝 按段分晰似詳而元與侵緝實無相通之徑疑顯之㬎與濕之㬎本非一字如是一字則元緝不能並立矣苗先路謂當改收顯字於緝合韵刪銑韵字不爲無見愚謂當改收㬎顯字於侵韵以符許讀若唫之音而轉其聲於緝合較妥呼典切當作呼錦切典古音徒忍切與寑韵近也

鬳

說文鬳屬从鬲虍聲牛建切 段氏謂虍聲魚部魚通歌獻讀犧犧音莎歌又通元故𤅍通巘苗氏力闢其謬謂鬳當作虔省聲 按鬳之聲讀究難定彝器作獻獻[illegible]

各形、似兼取義於犬虎。不得去犬單作虍。則虍聲固非。虔省聲亦非。古人製字、其取義眞有不可解者。不必强爲之說。姑推虍爲聲母。而祭韵之从獻聲者、倂系其下。注明轉聲。王石臞分其半於祭、亦不必也。

虔 說文虎行皃、从虍文聲、讀若矜、鉉曰文非聲、渠焉切、 段注聲當是衔字、虎行而著其文會意、讀若矜、矜从令聲、古音當在十二部、眞十三部、諄也、桂氏曰矜讀若鰥、 按段說會意是也。旣會意、不必更問其聲、許說讀若矜者、謂讀若矛柄之矜。矜今聲轉音其嚴切非讀若哀怜之矜也。矜之聲、倘不能定。又何從定虔字平十二十三。宜其游移不敢質言也。

詩方斵是虔同韵者皆元部字、段十四部从虔聲之字、鰬𨞝榩

𧼮嗖、廣韵並收二仙。無一字入眞諄者。凡許書讀若、有取

諸本部者。有段諸異部者。乃朱氏定聲、亦錯仞矜字收虔

於坤部、將虔亦可讀爲鄰乎。眞難與講古音矣。

耑

說文物初生之題也、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多官切、　按

由此得聲之字凡三類、端喘遄顓各字、元部也。而省聲之

段與段聲各字系之揣瑞惴各字、元轉支部也。椯𥟖各字、

元轉歌部也。王氏釋例、謂音韵流通不滯、非部分所能拘、

朱氏定聲遂分揣於履部、以爲从手从耑會意、而瑞惴椯

皆从揣省聲、不知古人讀端近似都乖切、讀耑近似諸乖

切。易搁支脂。遷流既　遂忘所自。且由支轉歌、而有丁果切矣。若沿流溯原、則元部實諸字之星海也。孟子吾不惴焉、丁公箸音遄。莊子胠篋惴耎之蟲、惴耎為疊韵。齊物論以惴叶縵。可見惴本元部字。他若膞許讀若捶、唐韵則旨沇切。椯孫音都果切、廣韵則市緣切。稀唐韵丁果切、而許讀若端。褍廣韵丁果切、而唐韵則收一先。轉移之迹昭昭可見。允揣瑞、許氏俱作耑聲。段注引方言揣常絹反。是此字古音乃豐芭必分歸履部、而以為揣省、失其本矣　又按元轉歌。支亦轉歌。故元與支有隔位之通徑。與脂豪不相涉。其讀類脂者、後人之誤也。此又不可不知

儺　說文从人難聲　按難聲自不可易而字則讀那。蓋元歌有轉通之徑。如獻莎盤婆癉瘥單讙潘皤之類、未易更僕數矣。

單　說文大也、从吅甲、吅亦聲、闕、　段注當爲大言也、大言故从吅、闕謂甲形未聞也、　王氏釋例斷字下云、單字鐘鼎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四體。或从全車。或从車省。蓋兵車也。穆天子傳、天子乃周姑繇之水以圜喪車。是曰囧單、單似指喪車言。此殆謂車爲單之明證乎。按　王說是也。繹山碑戰字从單。合鐘鼎四體觀之、吅下皆有連繫。蓋兩馬駕車形也。戰从單、右戈、兵車之制也。詩公劉其軍三單。單當亦此義。軍

从車單。亦从車。則兵車是單字正義。訓大、訓盡、訓周、訓複、訓一、訓厚、訓信、皆借義。人不知單之正義。遂以借義當之。如詩其軍三單、鄭箋謂單者無羨卒、郊特牲唯爲社事單出里、謂里出一車也。觀下文社田自明。註解作盡、史記信陵君傳、今單車來代之。後漢耿恭傳以單兵固守。皆指兵車。註釋俱作孤單解、失本義矣。段氏不知、妄加言字、以曲就从吅之說、至於甲又將何辭以說之乎、

觶

說文鄉飲酒角、从角單聲、支義切、或文作觗、禮經作觝、此亦元支之通。當收元移支。从辰者、氏之譌。亦猶蚔之古文作墜也。段乃以祇振說之、

𨖼　新坿遶聲韋委切、左傳通用蔿、亦元歌之通也、

㕡　說詳脂祭二部、

媻　說文奢也、从女般聲、鉉等曰、今俗作婆、非是、薄波切、按般聲在元部、薄波切、元之轉歌也。詩婆娑、从女婆聲、當是本字。大徐因許書末收、謂之俗字、而實非俗字也。觀下文娑舞也、引詩市也婆娑、媻娑既屬疊韵、則訓舞訓奢、當有兩字、一屬元、一屬歌、或說文偶遺婆字、大徐遂以媻字當之歟。存疑、

第九部 侵

凡 舊收談部、今從朱氏定聲入侵部、而凡聲各字並系之、

風 說文八風也、風動蟲生、故蟲八日而化、方戎切、古文作凨、

按許說殊迂曲、以大塊噫氣、僅以蟲生取義、殊覺渺小不倫。正字通云、凨从天气、形从日中出气成凨。據此則凨𧈝疑非一字、凨天地之气也。象形。𧈝从虫凡聲、義當與虫近。或本从日、譌从虫、輿無徵、姑闕之、方戎切、當作方金切。

陳氏古音考、汾晉之間、讀風如分。猶存古音。三百篇皆與心林欽等字同用、可證。

鳳 說文神鳥也、从鳥凡聲、馮貢切、古文作鵬、鳳飛羣鳥從以

萬數故以爲朋黨字又作鵬、顧氏唐韻正、鳳字从鳥凡聲。亦不當讀爲符貢切。雖於古無所證。而世說注引晉百官名謝奉父鳳、古人卽不諱嫌名、不應父子同音、疑鳳字當入梵韻。　苗氏曰、凡非聲、當作从鳥、凡象冠形、依然篆書朋字起筆、中含鳥字、宛然鵬字、　余初從苗說以鳳朋爲一字、同收烝部、後因彝器朋之古文作拜、遂分爲二。朋隸烝部。說詳烝部朋字下、鳳仍从凡聲、與風字同收侵部。又按荀子解蔽篇有皇有鳳、（今本誤作有鳳有皇）樂帝之心、鳳與心韵。則侵部字、非烝部字也。想許氏因古文鳳與古文朋形似。遂誤作一字。且以羣從萬數曲爲之說。諸家從之無

異詞。今以鳳字系凡聲下。附以古文𩾐。馮貢切、當作馮禁切。鵬字系鳥部朋聲下。專作䳺鵬字用。

染

說文以繒染爲色、从水杂聲、徐鍇曰說文無杂字裴光遠云从木朩者所以染梔茜之屬也、从九九者染之數也、未知其審、而琰切、　按此字𣃲當作𣏙。柔木貌、从木氿聲。讀乎歆切、詩栠染柔木、栠染疊韻。栠字既从木、則染字亦當从木。不當从水。許氏說解从水者遷就濡染之義、不知濡染字自作𩃬。其用染者段借耳。乃小徐又引裴光遠之言、以爲从木者梔茜之屬、从九者染之數也、按周禮染人止三入、未聞有九裴說穿鑿、不足爲訓。檢篇海有𣏙字、𣏙郎

集染之染。借音義失傳、後人以竹瓦切之、以手把物訓之、形聲絕不類。知文字遷流。有不可問者矣。　又按此字本下形上聲。許說左形右聲。引之而長之。右半遂不成字。姚謂卽杋古文盤、亦屬附會、

軓

說文車軾前也、从車凡聲、周禮曰、立當前軓、音範、　按引經考周禮無此文、詩濟盈不濡軌、段氏據石經作軓、持之甚堅、王氏經義述聞駁而正之矣。

賵

說文無賵字、徐氏新坿有之、注云贈死者、从貝从冒、冒者衣衾覆冒之意、傳本據字典古文作𧴪、以爲凡聲、或云冒聲。幽侵之通。經韵無證姑存之

寑 說文臥也从宀侵聲、籀文作𡩍、

寢 說文病臥也从㝱省𡨦省聲七荏切、按說文無𡨦字當作𡩍省聲傳云書女乃是不寢疑即此字寑訓臥寢訓病臥。今作寢是合二字為一字也愚意寑為寢室寢廟之寑。寢為寢臥寢疾之寢。姚誤作寢、

矜 說文矛柄也从矛今聲居陵切又巨巾切、按此字聚訟紛如今將各說備列以資考證、陳氏古音考鰥矜古通用詩不侮矜寡、禮運矜寡孤獨、論衡引詩何人不矜作不鰥、于定國傳引書哀矜折獄作哀鰥、顧氏詩本音矜古音居銀反、詩凡三見何草不黃音鰥、菀柳桑柔並居銀反、

張華女史箴、潘岳哀永逝文、始入烝韻、當改入眞韻。江氏古韻標準、矜居銀切、本證居以凶矜韻天臻。何人不矜韵玄民。寍不我矜韵旬民塡。段氏音韻表、矜字在弟十二部、眞詩菀柳草黃桑柔凡三見、漢韋元成戒子孫詩韻心則入侵韻、又云、諧聲偏旁閒有不合者、如矜字今聲而在十二部、王氏說文句讀曰、段氏桂氏皆曰、漢石經論語校官碑魏受禪表並从令、嚴氏曰、華嚴音義引說文字統、矜憐也、皆从矛令、若从今者、矛柄也、玉篇二字皆从矛令、無矛今者也、如慧苑說、則舊玉篇有矜無矜、舊說文有矜復有矜、兄部兢讀若矜、是矜字、厄部虔讀若矜、當作矜、

詩居以凶矜、何人不矜、寍不我矜、从令乃協韵。从今不協韵。說文無怜字、據慧苑先引毛詩矜怜也、知怜卽憐。然訓憐之字、何緣从矛。惟依詩協韵、改矜篆爲矜、或可耳。　按矜爲从矛今聲之字。各家所說、皆从心令聲之字。參互剖析、皆有錮蔽、惟王氏引證辨駁者較切。然尙有未盡善者。說文矜矛柄也、从矛今聲。此單說矜字、非兼說怜字也。說文無怜字、而有憐字、訓哀也。與怜義同、想舊說文必別有从心令聲之字。爲憐字重文。說詳貞部怜字下　但經傳無用憐字者。其用怜字者、皆譌作矜。然則怜爲憐之古文矣。說文此字一闕、後人遂以矜字當之。其音居陵切者、乃漢後之轉

音誤讀也。其音巨巾切者、乃牽於今聲、而强合詩中三處之韵也。不知此兩等音切、不惟無當於令聲、亦并無當於今聲。从今聲者、應作居林切、音衾、收侵韵。矜字之本音也。从令聲者、應作力旬切、音鄰、收眞韵。怜字之本音也。前人眞諄不分。且不知有令聲之字。無怪其有巨巾之切也。令與今形近而聲殊。矛與心形近而義異。矛古作[illegible]、又作[illegible]、心篆作[illegible]、又作[illegible]、聲誤形誤、而義有不誤者乎。石經魏碑玉篇並作矛令、不知其所用之字、爲矛柄與、爲哀憐與。如矛柄也、則改今从令不可也。如哀憐也、則但改今不改矛、亦不可也。栞友知訓憐之字不得从矛。何不改矛从心乎。

其不改者、或意在遵古、不知非遵古也、遵夫變古而誤者也、不但此也、蓋古人造字、形由義生、字因聲定、如矜怜兩字、音義全殊、若但改今爲令、而仍从矛、則旣非矜字之聲、又乖怜字之義、欲兩全不且兩失乎、先生可作、當不河漢余言、

又案史記主父偃傳、起窮巷、奮棘矜、賈誼過秦論、鋤櫌棘矜、揚子方言、矜謂之杖、皆矜字本義、當讀若衾、書大禹謨、汝惟不矜、旅獒、不矜細行、傳、矜持也、論語、矜而不爭、孟子、皆有所矜式、皆矜字借義、當并讀若衾、書泰誓、天矜于民、公羊傳、見人之厄則矜之、爾雅釋言、矜苦也、皆怜字本義、當讀若鄰、詩中入韻三處、俱當作怜、其不入韻者、

爰及矜人矜此勞人怜字之本義也不侮矜寡怜字之俗義也矜矜兢兢疊字形容不知所借爲某字矣然注堅强也意者其亦矜字之俗義乎況此字專訓矛柄無哀怜之解是許氏不以此爲哀怜字明甚自唐宋人私意改經凡遇哀怜字皆作矜遂致古文古音古義淩亂沈埋者一千年今細加剖析使形聲義各歸本部而从矛今聲之字乃得葆其固有虍部虔下云讀如矜謂讀若鈐黔也此同音相借例今聲由侵轉談與虔音近知从矛今聲之字斷不可廢段王徑改作矜以遷就哀怜字乃兩失之

窔　說文深也一曰竈突从穴从火从求省　按竈突是正義

宊即宊之譌漢書㽞宊不得黔即此字宊形深故又訓深詩罙入其阻說文作㴱恐不得作宊入解

曑

說文商星也从晶㐱聲鉉等曰㐱非聲未詳所今切或省作曑　正譌云从ₒₒₒ三星也或从ₒₒₒ說文誤作三曰又誤作㐱聲傳云當从彡姚氏曰當从彡聲从乚未詳姑闕疑

按此象形字不必强求其聲

彡

說文毛飾畫文也象形所銜切　按从此得聲者最多如髟字必凋切已收幽韵與彪字同聲而徐氏又音所銜切則髟从彡彡聲矣㐱字之忍切已收軫韵而曑字許氏亦作㐱聲音所今切則㐱从彡聲矣徐氏曰曑非㐱聲傳亦以

爲許氏之誤則㣎字自爲聲𢑱字亦由此得聲彤字亦彡
聲他如彩杉二字說文不收㣻即衫字則㣎字仍从彡聲
㮂即杉字今從新附收衫字从彡聲

斂厭帖貶斂念聲厭猒聲帖占聲皆侵談也而書之斂乃𥨊
詩之厭浥皆入緝盍帖亦入盍之本入聲而詩我位孔貶
與玷韵皆侵談緝盍平入相通之字也今既從王氏分爲
兩部例難合一只得以一聲騎兩韵聲毋收本韵轉通者
收他韵如念收侵斂㢢收緝以經無韵證仍收侵小戎胡
然我念之顧氏通輒邑爲一韵江氏已駁之矣厭收談而
壓擪等字附入緝盍占收談而帖貼鞊跕附入緝盍之收

盇而泛砭貶窆附談韵惟覂字今誤入送韵改歸於此所謂同源異派者也。此余舊說今則酌歸一部矣。

𡈼 似當作壬聲系壬聲下

凭 說文依几也从几从任周書凭玉几讀若馮皮冰切 按此字當是任聲侵轉烝也。俗作憑傅表亦从任聲收侵韵。

㐺 說文眾立也从三人讀若欽崟魚音切 按正字通作眾本字姚亦以爲眾字左傳人三成眾篇海众魚琴切音吟眾立也義同而形稍異 兩部㐺从兩从㐺聲亦音銀箴切孔顆軒分二冬與侵通用謂眾作聲作讀若崟是此字自有兩音也存參

嵒碞　鉉等均作會意、姚從鍇本作品聲、歸侵部、段氏同、朱亦收嵒碞於品聲、而別收嵒字於談部入聲、　按嵒嵒一字一聲之轉、或以中丨長短分之非也。

龕　唐元度九經字樣作龕、从今聲、姚本據改、

頜頷顉　並胡感切、上頤旁也、中面黄也、下點頭以應也、三字今皆互易、茲收頷顉於侵、讀胡錦切、而頜則收緝部、要皆一聲之轉也。

戠　說文說解闕、之弋切、　易朋盍簪、虞翻云本作戠、聚會也、舊讀作橧、　段注戠當以音爲聲、然書厥土赤埴古文作赤戠、是戠固在之部也、戠侵部與之部有合韵之理　按侵與

之自古不相通。段注朩塙。在之部者、彝器作㦰、不从音。則从音者自當讀䇓二字形近致誤今並載之

第十部 談

竷 說文䌛也、舞也、樂有章、从章从夅从夂、詩曰竷竷舞我、苦感切、 又贛賜也、从貝竷省聲、徐氏曰竷非聲、未詳、古送切、籀文作贑 按此字音義最爲難定、段表收竷聲於談韵、是從古感切也、傳表收入東韵、是從古送切也、雖東談有相通之理、而界限不明、將何所適從乎、今徧檢說文、从竷得聲者、贛字外酉部[illegible]字、讀若美而豔、古潭切、是談韵字也、心部戇字、陟絳切、匚部𠥵字、其重文𣝋字、皆古送切、是東韵字也、艸部[illegible]字、古送古潭二切、是東談兩韵字也、審許氏之音、曰坎、曰豔、似以收談韵爲長、而字从夅聲、又

似收東韵爲妥、許氏所引竷竷舞我、今詩作坎坎鼓我、與舞無涉、且一字而層疊訓之、其中無定見可知也、吳兢樂府題解云、漢武帝滅南粵、令樂人侯暉依琴造竷、以工人姓侯、故名坎侯、後以坎爲空、曰空侯、後人遂加竹作箜篌、據此則竷有空聲、亦東談相通之證也、東與談既不能斷、今姑收竷聲於談、而附其通聲於東、亦不得已之見也、

芟

說文刈艸也、从艸从殳、所銜切、　案此字鄙淺不類古字、詩載芟載柞、據許氏芟字說解、芟乃癹之訛、檢癶部癹字云、以足蹋夷艸、春秋傳曰、癹夷薀崇之、普活切、今左傳作芟、以左傳證詩、則芟爲癹之譌可知也、但說文既兩字並

收、只得分存兩韵、苗氏引作殳聲非、今姑收談部以俟攷、

敢　古文作䂺、姚從說文係古聲下、桂氏以為古聲、王氏從籀文从甘、或遂為甘聲、不知此字彝器作𢽳、既不从古亦不从古、本非諧聲、強以聲系斷乎不可、今別建一母。

猒　苗說甘亦聲、今從之、轉聲詳猒部

甛　苗說甘亦聲、今從之、　按从舌之字有三類、恬栝絬銛餂五字、許氏誤作舌聲、大徐作甛省聲、是也、狧犬食也讀若鰈、乃由談轉盍、亦當系甛省聲、惟絬字許氏亦作舌聲、引論語絬衣長、今作褻裘長、當即褻之異文、惟舌聲在祭、宜收入祭部舌下。

監　許說𠭰省聲、諸家無異詞、惟王菉友以爲會意、與盥字俱从皿、觀古文監可知、今從之、別建一母、列名聲後、

詹　說文多言也、从言从八从厃、段注作厃聲、厃亦音於毀切、與詹音不合、按厂部屋梠、秦謂之楣、齊謂之厃、木部屋檐聯、秦謂之楣、齊謂之檐、楚謂之梠、是厃與檐同字同音也。苗氏係詹厃聲下、今從之

泛　泛砭貶各字、凡由乏得聲者、併系盍部乏字下、子從母也。

忝　說文辱也、从心天聲、他典切、按天聲古音在眞、今廣韻五十一忝、與點簟並收、而添㮇二韻、卽其平去、是眞與談鹽諸韻、不當通而通者、段氏謂㥏之或體、愚謂是忝之訛

文。蓋天與典本不一部不得強合篆文天作而、與而形近致誤。詩無忝爾所生、當是無悉爾所生。說文悉慚也、從心而聲、徐音女六切、當作女弋切、之部入聲也。說文既有悉字、則忝字必後人所加。宜刪之、朱氏亦有悉字之疑 長箋从天心會意、以天求心、每自慚愧、此蓋知天聲不合鹽韵、而穿鑿以求解者、不可訓、

陝 說見盇部、